

湖畔静观众生相

枝叶

坐下后四顾，发现这是由七株大树（其中六株是香樟树）围成的一圈小天地。仰望大树上枝叶相连，连成一个穹窿形的顶，与周边的房子、亭岗、廊阁相接。枝叶把阳光分解成许多细碎的光线，人憩息于树下，便觉舒适清凉。

树上长满了嫩叶，嫩青色在阳光下会反光，有时会逼着人的眼。那些颜色暗淡的老树叶，有的深青，有的红黄，与嫩青色夹杂成三色图。一阵风吹过， 唰唰唰，嫩青叶的反光因树枝摇摆而闪烁起来，细碎阳光飘动起来，于是一些落叶下地，在地面上随风而动，任人踩踏，最后被吹到角落，等着清洁工扫入畚斗。

树上有五只白鸽子，时常在绿叶间飞来飞去，也会惊动树枝，惊下些许老叶。偶尔几只麻雀窜来窜去，也随鸽子打着趣。

我有了个主意：凡是落在我的桌面上的树叶，我都要收起来。落叶会飘在我的桌子上，这是我们的缘分。两三个小时坐下来，居然有12片。细看树叶，叶脉已黄，叶面尚青，手指一弹，韧性尚在。但它们已经离开树枝，我便把它们放入口袋带回家。

湖光山色

由东向西看西湖，也有三色。近岸处因风小，水面平，阳光照耀下呈青白色；离岸不远处，因有风，水面有波纹，变成了青绿色；再

远处，对岸相接，青山映出水面一片青黛。

山色之后又有山，颜色渐淡，再有山再淡，好几座山只能见着尖山顶，或者只能见横躺着的山脊隐约的线条，山腰在阳光下变成一层乳白色雾带，雾色与日光相接，连向茫远的天空。水气连山，山气连天，天气笼山水。这一切都笼在我的视野中，连着我的心意，一层层。

湖面上机动船在稳健地行驶着，小舢船上坐着游客，艄公反方向站立，手把双桨，往后仰，借助后仰的力量划桨。我想，这些游客轻闲地坐着，艄公如此累，真不协调。不知艄公怎么想？或许他们因为下午天晴生意好而舒畅着呢？我真是自作多情。看着船儿驶过后留下的长长的水波，在太阳光下泛着粼光，渐渐地向两边消失，我的心情也不断地平静着。

游人与茶客

我休闲地坐着，看着周围的人。约有五十来张桌子，基本坐满。中间是人行道，游人来来往往，接踵而过。三八天气，昨冷今热。游人就五花八门的，有冬衣包裹着的，有穿衬衫的，甚至有短袖短裤的。更有把衣服脱下来，挂在手肘上走着，也有人把衣服袖子系在裤腰上，让衣服挂住胯部，一走一摇的，让人疑心这是裙子，且系得不均匀，有一边高一边低，有前边高后边低，有中间高两边低，好似衣冠不整的乡下人，又如摩登都市女郎。

人们兴奋地走着，疾步走的目光活跃，喜气洋溢在脸上，缓步走的悠闲地张望着，很少脚步颓唐的。也有小后生小姑娘吃着冰棍，用舌头舔着冰激凌，不雅状引起了照相爱好者的兴趣，这些人手持相机，远远地见景就拍，见帅哥美女就按快门。打伞走过的要拍，老外经过要拍，一男一女，一老一少，牵手的，打闹的，说话的，都在他们的镜头下。当然，也拍坐在桌前的喝茶者。

五十来张桌子，很少像我这桌只坐着一个人的。我对面有两个小青年，不断地谈论着，不停地嗑瓜子，两人似乎有说不完的话，嘴巴一张一合，要么吐出瓜子壳，要么发出谈笑声，我判断是两个大学生，周末坐西湖边谈天说地，把理想、人生、世界、家庭都数落数落，排列排列。这兴致我年轻时时常经历，我知道这些将成为他们今后回忆的珍宝。

而旁边一对男女，那男的估计近60岁了，那女的还是20多岁。那女的张开嘴唇嗑着瓜子，露出雪白整齐牙齿，努力小心地开合着，似乎着力不让瓜子碰到红嘴唇；而她的眼睛总是盯着男子的嘴唇，似乎期待着那男子慢慢说话时慢半拍的下半句，好像对着一个快被堵上的泛水洞期待着下一个水泡，而那男子依旧自信地慢节奏地说着他权威的话语。她不时地点着头，眨眨眼。

我后边有四五个人在玩扑克，时不时吵起来，指责对方出了牌，一副要打架的口气，又总是打不起来的。而另一桌

木棉花开（二十六）

不惑/文

木棉的泪腺此刻似乎特别发达，极少哭的她仿佛要把几个世纪的眼泪一块儿流光。她知道梅芳不可能去上海，因为梅芳的父亲和母亲离婚了，父亲在上海另找了一个女人，母亲受到打击已经不知所终。那已经是两年前的事情了，梅芳痛恨父亲，所以，两年来，她从来没去看过父亲，父亲也没有刻意关心过她。平时生活中，她一直那么独立，假装自己很坚强。有事，也从来不隐瞒木棉这个从小学到初中最要好的同学。那么现在，梅芳不辞而别，一定是有事需要突然离开，要么，就是遇到了什么事情。

木棉哭了一会，突然想起了什么，就停了下来，转身问三爷：梅芳走之前有没有提起过什么？有没有人来找过她？三爷摇了摇头，沉凝片刻，说：不过，前几天有个打扮很时髦的女人来发廊做头发，梅芳跟她聊得很热和，还聊了很久，问这问那的。那人好像是在哪里做生意的？三爷拧紧眉头，思索着。木棉见他使劲想都想不出来，心又沉了下去。问问他们吧，没准有人听到呢！木棉语气有点紧。三爷点了点头，伸出手试图擦去木棉脸上的泪痕，木棉退了一步，避开他的手，从他身侧绕过率先下了楼。三爷的内心弥漫开一大片失落。

等三爷回到发廊，木棉正一询问理发师和学徒关于梅芳前几天的情况，问得很详细，似乎不愿意遗漏任何一个细节。最后，从他们的口中，她零零碎碎地拼凑出大体的情况：梅芳似乎很向往那个时髦女人口中提起的花花世界的精彩，根据那个女人的吹嘘，梅芳或许会认为广东那边遍地黄金，她应该很想去见识那边的发达和开放。她初步判断：梅芳或许就是去了广东了。

广东那么大，怎么找？我一个学生，又怎么可能去？木棉感觉无望得很。

三爷看着木棉无助的样子，心不由得又疼了，说：别急！梅芳如果真去了广东，一定不会去乡下或小地方。我在广州呆过两年，也在那里学的手艺。我在那里有一些朋友，我托他们打听打听！其中一个朋友还开了一家比较大的职业介绍所，他认识的人多，打听起来会更方便！木棉听了，便又重新燃起了希望。她点了点头，没再说什么。过了一会，木棉说：如果梅芳回来，让她来找我！如果有她的消息，请告诉我！然后，便往外走去。三爷想叫住木棉，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。他就这么生生看着她走了出去。

等三爷回过神，看到了靠在理容椅边的紫色阳伞，抓起来就追了出去。他远远看到木棉在街角的 老五面馆 门前停了下来，他知道那是木棉和梅芳常去的地方。

木棉叫的是小排雪菜面，因为梅芳爱吃。梅芳说她从小就是吃奶奶腌的雪菜长大的，小时候没肉吃，长大后要使劲吃。想到这里，她不禁又流下了眼泪。

三爷坐在她背后的某个角落，看她的肩膀在微微抖动，知道她在哭。但他知道此刻木棉对他非常抵触，便叹了口气，悄悄走到老五身边，跟老五耳语了几句。然后从口袋里掏出钱，和伞一起交给了老五，便悄悄出了店门。

良久，木棉才渐渐平息自己的情绪，默默走到老五面前，准备结账。老五怜惜地看着木棉，说：别难过！事儿总会解决的！有人帮你付过钱了，他很关心你！

木棉一脸茫然。当老五递过来那把紫色的遮阳伞，她就明白了，而刚刚止住的泪水不由得又落了下来。

玩扑克的是女孩子，玩着玩着经常尖叫起来，为牌局出人意料，为玩牌套路出奇制胜而兴奋激动。倒是不远处的个别小青年、小姑娘，只顾埋着头对着手机，估计不是发微信，便是上网玩游戏，很是投入。他们对周围的一片嘈杂声没有感觉，这边牌桌上虎狼般的争吵声，那边他们是充耳不闻，对着手机傻笑着，让人感觉他们是异类动物，与周围格格不入。

一个娃娃周岁岁差不多，被爸爸逗着。爸爸双手撑着娃娃的腋窝，伸着双臂，让儿子的脚站在他的膝盖上，儿子便伸手去抓爸爸的鼻子，够不着。爸爸慢慢地收回双臂，让儿子靠近自己，靠近，又伸开，靠近，又伸开，等孩子终于抓到鼻子时，又一把推开，孩子的指尖碰到爸爸的鼻子后，兴奋得直叫。一激动，爸爸就把孩子举起来，高高举起来，假装使劲地摇几下，孩子更激动，哇哇大叫。一会儿，便假装要把孩子扔向湖中，孩子便抱住了父亲的脖子，使劲地喊 爸爸，爸爸终于一下子收回手，紧紧地拥抱着孩子。这种感受我理解，是做父亲的享受对孩子对自己的依赖，享受到自己满意的作品。回忆小时候，我也常这样对待女儿，那时真是太幸福了。

看看看报的不多。卖报的经过后，几个老头儿手头便多了翻来翻去的报纸，指点着对边上的人说笑。旁边一个小女孩正在写作业。一个少妇，估计是小女孩的母亲，老头子的媳妇或者女儿，她拿着书，念着词语，孩子写着。是老师布置的听写家庭作业吧。那小女孩束着发，低着头，头发一抖，便陷入脖子，她就不断地摇头甩开头发。那少妇一边报词语，一边把女孩头发撩上来，搁到衣领外面后背上。这个动作我也有过不少，我常把女儿的头发撩起来，握在手里，然后讲述马尾巴的功能。那时候女儿还只有八九岁吧。

我想睡了，头一磕一磕的。与我一样的是打扑克桌子边上一个人，与我差不多年纪。他坐着，睡着了，头一歪，要倒的样子，又一惊，醒了。旁边的吵闹与他无关，旁边女人的尖叫与他无关。倒是引来照相机，对着他偷拍起来。现在摄影爱好者越来越多，他们记录了众生相。怪不得晚报、电视、网络上有那么多的生活气息。

摄影爱好者居然远远地把镜头对准我这个默默无闻者。我想他大约是拍摄我沉思的状态，热闹的茶座里有个沉思者与那个睡眠者也算是够特别的，该是动中有静。我本能地避一避镜头，又自在地转过头，起身移过身子，听到那拍摄者对我说一声 谢谢，我才发现他的镜头对准的是我身后 湖畔居 三个字。原来他正埋怨我碍着他的拍摄角度。呵呵，我真是自作多情。

观望者说

时光啊，就这么快地流逝了。我想到了《假如给我三天光明》，那盲人女作家海伦；想到了坐在轮椅上的史铁生、桑兰、张海迪 还有前几天突然而来的玉树地震。一阵阵杂乱声音在继续。我不能融入其中，但我甘愿做一个观望者。西湖，我喜欢做你的观众。再见，再呷一口茶，茶叶集山水灵气，茶座汇人生百味，清我心，爽我情。我挥一挥衣袖，就带走几片树叶，没留下一滴眼泪。

明年，后年，年年春天，我都会来这里

那年那天那糍粑

陈素琴/文

那年夏天，天格外热，稻子稀稀拉拉的，在烈日下无精打采地耷拉着脑袋。

那天，邻居送了姐弟俩两块糍粑。糍粑带着余温，软软的，透着糯米的清香。

弟弟兴奋得手舞足蹈：姐姐，你一块，我一块，刚好！咱们赶紧吃了吧！不行，等妈妈回来才可以吃！姐姐口气坚决，毫无商量的余地。为了防止弟弟的偷袭，姐姐把那两块糍粑用手帕包住，小心地藏到衣橱里。第二天，妈妈还没回来，弟弟等不及了，说：姐姐，看看糍粑怎么样了。

姐姐让弟弟闭上眼睛，悄悄地从衣橱里拿出糍粑，打开手帕，用手摸摸糍粑，感觉糍粑开始发硬了。弟弟眼馋牙痒，央求姐姐：姐姐，给我咬一口吧，再不吃，糍粑恐怕要变坏了！经不住弟弟的再三央求，姐姐就依了弟弟。弟弟得寸进尺，一连咬了好几口，姐姐也忍不住咬了一口，然后咽咽口水，把剩下的一块半糍粑藏回了衣橱里。

第三天，姐弟俩在路口张望了好几回，终于盼到了妈妈熟悉的身影。弟弟飞快迎上去，搂着妈妈喊：吃糍粑喽，吃糍粑喽！

姐姐掏出糍粑，还没打开手帕，就闻到了一股刺鼻的酸腐味。掀开手帕，糍粑的表面都长出细细的绿毛了！姐弟俩一下子就呆了，接着就大哭起来。妈妈搂过两个孩子，眼睛湿润了。

那天晚上，妈妈狠下心，多淘了些米，烧了一锅久违的白米干饭。姐弟俩一阵狼吞虎咽后，才慢慢咀嚼细细品味。看着眼前的情景，泪水又一次模糊了妈妈的视线。

如今，姐弟俩都有了各自的家，也经常有别人送姐姐糍粑，偶尔也有发霉变质的糍粑被她丢弃，虽然没有不舍，却有一丝莫名的愧疚。每当她把糍粑当垃圾扔掉的时候，眼前总会浮现出那年那天的那两块糍粑，还有母亲做的那锅白米干饭。经历了那么久，那口糍粑、那碗干饭的甘甜清醇似乎还在齿间留有余香。